

唐褚遂良臨蘭亭序

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
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
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

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
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足以暢叙幽情
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

「蘭亭癖——九位醉心〈蘭亭序〉的皇帝、權臣與文人雅士」導賞

■ 陳建志

〈蘭亭序〉，中國書法史上神秘而雋永的篇章。真蹟不存，卻又影響深遠，從富有天下的皇帝、專攬朝政的權臣，乃至具有官員身分的文人雅士無不為之折服。本項展覽由此發想，看圖說文，闡述其等為之傾慕的文藝表現和意涵。所謂「九」者，具有至高、圓滿與無盡之意。為此，配合展櫃空間，並依時代先後擇選院藏八組書作、九名代表於本院正館 212 陳列室展出（表一）。展期自民國一一五（2026）年一月十六日起至四月六日止，敬邀各界書法愛好者蒞臨觀賞指正。

天下法書第一

東晉永和九年（353）暮春之初，書聖王羲之（303-361）與謝安（320-385）、孫綽（314-371）等四十餘名當代名流高士，為修禊（禊通禊，古代為拔除不祥而舉行的風俗活動）相聚於紹興會稽山陰（今浙江省紹興市轄區）之蘭亭。與會者臨流賦詩，王羲之題序，故名，別稱〈蘭亭集序〉、〈禊序〉、〈臨河序〉等。全篇文字清新，寫景抒情；又因其書法秀氣清潤，米芾（1052-1108）譽為「天下法書第一」（圖1）。

聚散繁衍

〈蘭亭序〉過去被賦予了許多的傳奇故事和神秘色彩，可以作者本人為發端。「一觴一詠，亦足以暢敘幽情。」不難想像此日雅集是一個把酒吟詩的聚會，是以後來傳說王羲之醉醒後再書千遍，殆不如意。南宋高宗趙構（1107-1187）還原當日情景曰：

唐何延年謂右軍永和中，與太原孫承公四十有一人，修禊，擇毫制序，用蠶繭紙，鼠須筆，遒媚勁健，絕代

更無。凡三百二十四字，有重者皆具別體，就中之字有二十許，變轉悉異，遂無同者，如有神助。及醒後，他日更書數百千本，終不及此。¹

清末民初章太炎（1869-1936）亦述及此事：「晉人作文，好為迅速，蘭亭序醉後之作，文不加點，即其例也。」²

唐太宗李世民（598-649）繼之，掀起第二波高潮。首先，他派御史蕭翼（活動於七世紀）向王羲之七世孫智永（活動於六至七世紀）的徒弟，越州永欣寺辨才和尚（生卒年不詳）騙取〈蘭亭序〉，之後下命供奉揚書人馮承素（617-672）等人各搨數本，用以賞賜王公貴人。臨死前又向高宗李治（628-683）請求攜至昭陵殉葬。此事當時已經廣為流傳，《敘書錄》載曰：「〈蘭亭〉一本，相傳云將入昭陵玄宮。」³那麼，韋述（?-757）這裡所謂的「〈蘭亭〉一本」，便是羲之當日醉書之作？還是醒後重書之一呢？真相不得而知。可以確認的是，唐代以降出現許多分身，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、著名的虞世南（558-638）〈行書摹蘭亭序〉卷、

表一 「蘭亭癖——九位醉心〈蘭亭序〉的皇帝、權臣與文人雅士」展件清單

作者整理製表

朝代	作者	品名	形式	文物統一編號
晉	王羲之	蘭亭序墨拓本	冊	贈拓 000348N000000000
宋		宋拓定武禊帖趙氏藏本	卷	故帖 000002N000000000
宋	高宗	賜岳飛批割	卷	寄存 001791N000000000
明	文徵明	書蘭亭敘	卷	故書 000101N000000000
明	董其昌	臨褚遂良蘭亭敘	冊	故書 000227N000000000
明	倪元璐	書畫	卷	贈畫 000365N000000000
清	王澐	臨宋高宗蘭亭詩序	冊	故書 000779N000000001-5
清		乾隆三希堂法帖（三）	冊	中帖 000003N000000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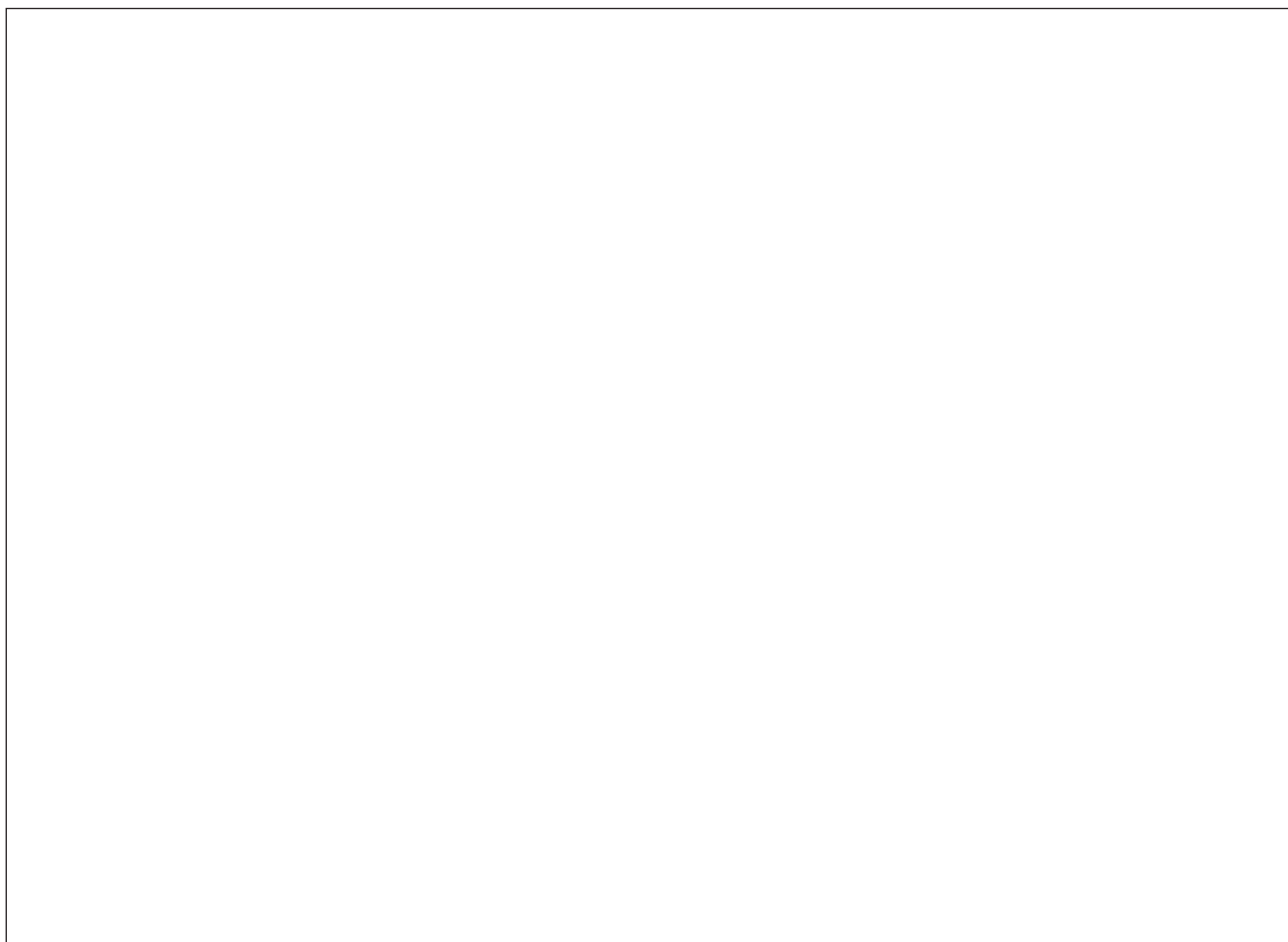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 宋 米芾 題蘭亭序 卷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新 00105923 取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編，《蘭亭圖典》，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2011，頁 42-43。
(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，圖片請詳紙本期刊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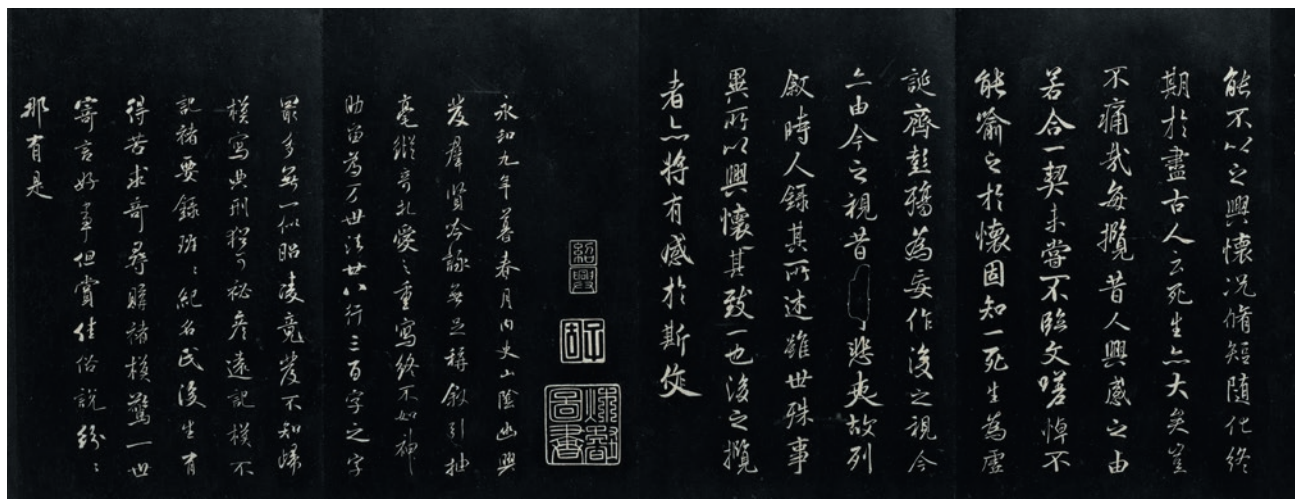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 清 乾隆 三希堂法帖（三）冊 局部 唐褚遂良臨蘭亭詩序 第 15 至 18 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帖 000003

王羲之〈行書蘭亭序〉卷（傳唐褚遂良摹本）、馮承素〈行書摹蘭亭序〉卷（因卷首有唐中宗李顯神龍年號小印（半印），別稱神龍本〈蘭亭序〉）都與當時複製的手法有關。輾轉進入清宮之後，又一併被收錄到《三希堂法帖》之中（圖2）。另外，傳歐陽詢（557-641）所寫的定武本〈蘭亭序〉刻帖為另一支系，又以東京國立博物館和本院度藏之宋拓本為最早（圖3）。

入宋之後，〈蘭亭序〉聚散繁衍的情形變得更加複雜，權臣賈似道（1213-1275）的收藏尤其值得深入思考和關注。⁴ 賈氏字師憲，號悅生、秋壑，台州（今浙江省台州市）人，官至南宋丞相，掌握朝廷大權達二十餘年。性喜字畫收藏，包括刻帖的原石，相傳〈蘭亭序〉達八千箱之多，陳繼儒（1558-1639）曰：「賈師憲遭竄逐時，朝廷命王孟孫簿錄其家石刻蘭亭，多至八千匣。」⁵ 前述王羲之〈行書蘭亭序〉卷亦為笥中珍寶，「秋壑圖書」印記可為佐證。此外，嘗命幕客廖瑩中（生卒年不詳）付良工王用和（生卒年不詳）擇其家藏〈蘭亭序〉字之精者，彙集刻成悅生堂本〈蘭亭序〉；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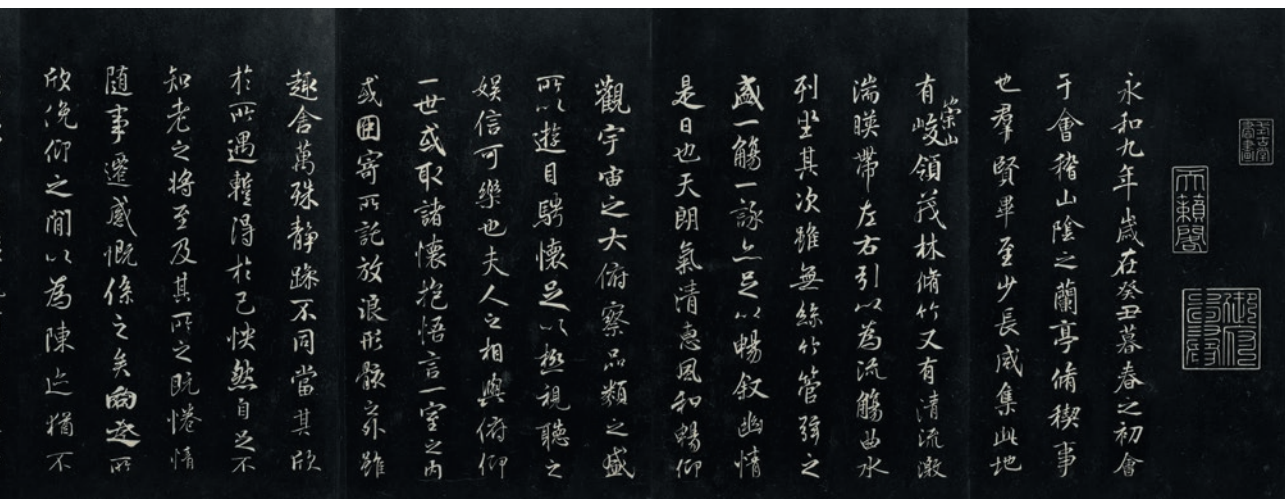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圖3 宋拓 定武蘭亭真本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帖 000001

縮小字刻之靈壁石，稱「玉板蘭亭」。王世貞（1526-1590）評曰：「古刻無繁於蘭亭者，其石自隋唐二刻及定武後，何止數百千本。而所聚名刻，亦無繁於賈秋壑平章者。」⁶王連起先生進一步梳理宋人藏〈蘭亭序〉有百種或以上者有薛紹彭二百種、康惟章百種、王厚之百種、沈揆百種，南宋理宗（趙昀，1205-1264）內府也有一百一十七種，公、私收藏熱潮可想而知。⁷但若從收藏刻石、刊刻〈蘭亭序〉，以及在書蹟上鈐印，標示曾經收藏等面向來看的話，賈氏明顯特殊許多。明人沈德符（1578-1642）總結這些現象說道：

蘭亭自殉昭陵後，人間僅留歐虞褚薛四臨本。今虞褚尚有墨蹟，為好事家所藏，以予所見，聲價俱重。然斷以

為二公真手筆，則終未敢定也。楔帖石刻，以定武為正嫡子孫，石晉時為虜騎將去，帝犯歸日，棄置中途。今所傳宋榻本，皆屬之定武，然其價已不貲。……今日褚摹，曰玉枕，曰寶晉齋，曰神龍臨本，紛紛翻刻，幾數十種，又出桑世昌蘭亭考之外，不可勝紀。然質之定武，則遠矣。⁸

書法的承繼與應用

相較於唐太宗的激情，宋高宗顯得溫和許多，御撰《翰墨志》一書多次揭示其對〈蘭亭序〉的推崇與喜好，曰：「此帖字數比他書最多，若千丈文錦，卷舒展玩，無不滿人意，軫在心目不可忘。」又說：「至若楔帖，則測之益

深，擬之益嚴。姿態橫生，莫造其原，詳觀點畫，以至成誦，不少去懷也。」此外，從其書作也能看出高度的接受與應用。姑且不論真偽，宋高宗〈書蘭亭敘馬和之補圖〉卷為君臣

合作，前書後畫（圖4），〈書蘭亭敘〉「激」字的寫法明顯承自神龍本〈蘭亭序〉（表二）。而宋高宗〈賜岳飛批荊〉卷筆法流暢，體勢優美，「領」、「若」、「相」、「良」、「其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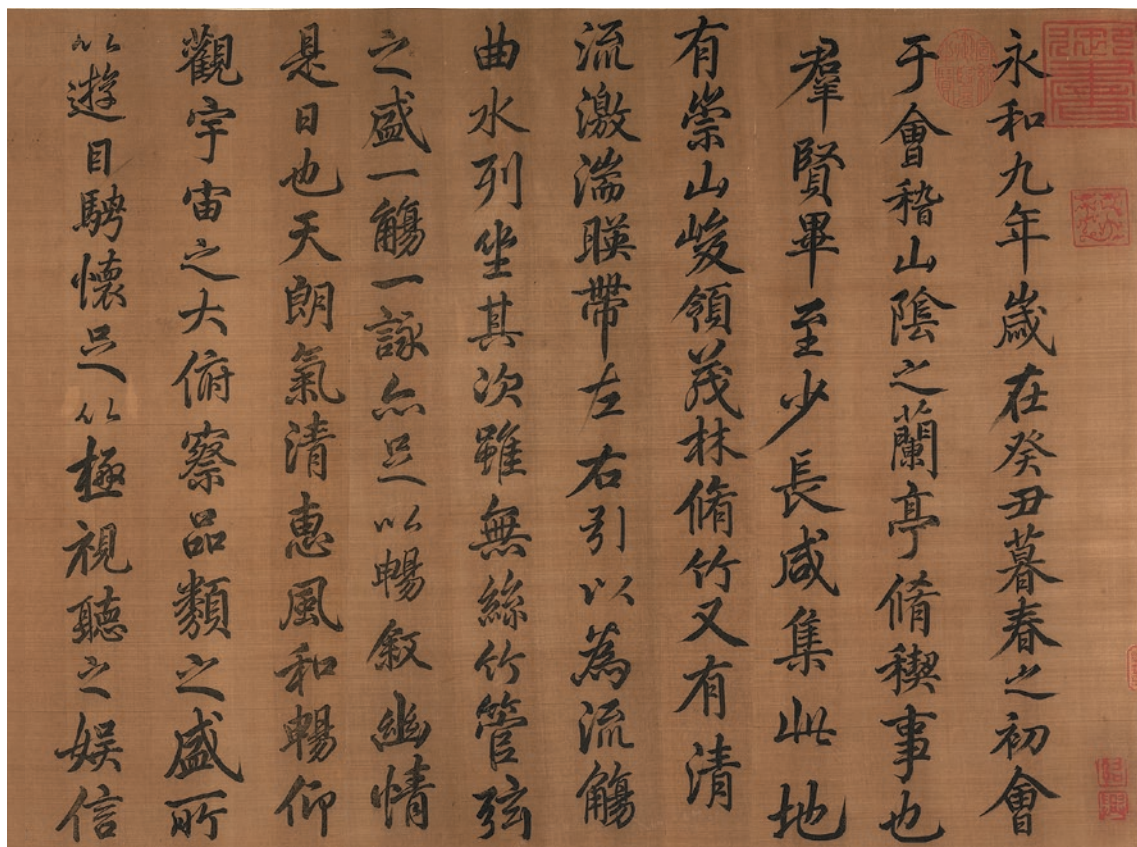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 宋 高宗 書蘭亭敘馬和之補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546

表二 宋高宗〈書蘭亭敘〉卷與諸本〈蘭亭序〉的關係

作者整理製表

	虞世南 〈行書摹蘭亭序〉卷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	王羲之 〈行書蘭亭序〉卷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	馮承素 〈行書摹蘭亭序〉卷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	宋高宗 〈書蘭亭敘〉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	劉無言本 〈蘭亭序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激					

資料來源：北京故宮博物院三件館藏圖檔，取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編，《蘭亭圖典》，頁26、30、34。

等字可見書學〈蘭亭序〉的痕跡（圖5）。偶有合作，便與臣子們分享這份喜悅，《安素軒石刻》收錄紹興十九年（1149）賜給陳康伯（1097-1165）的臨帖，在歷代帝王之中可說是相當罕見的情懷和表現。

元三家之一，同時也是宋宗室出身的趙孟頫（1254-1322）書藝早年受高宗影響，向來被視為元代力主復古的一員，以實際行動展現其對〈蘭亭序〉的執著與熱情。〈蘭亭十三跋〉之外，晚年嘗謂：「余臨契帖無慮數百本，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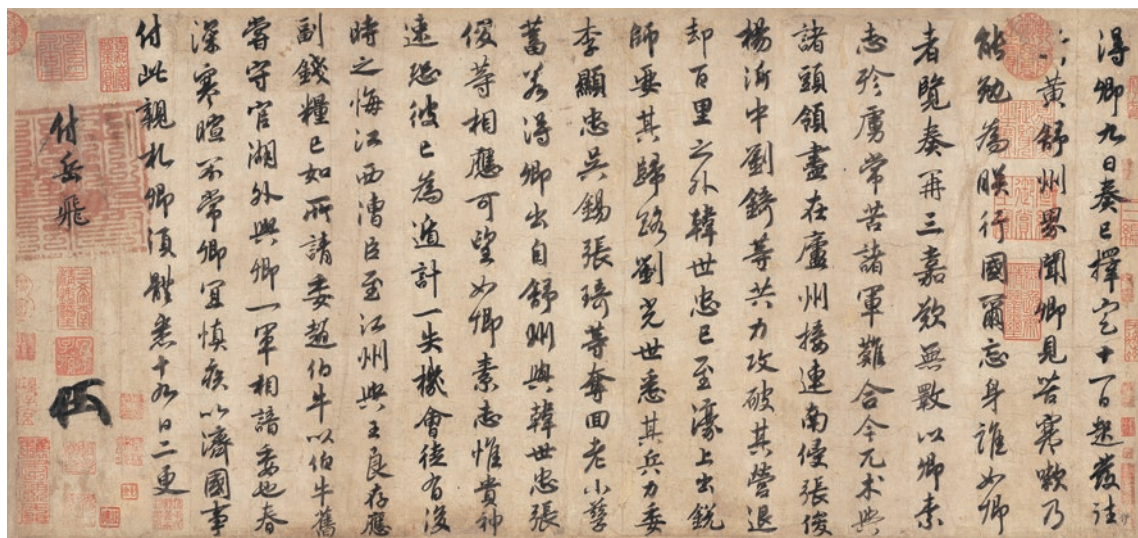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5 宋 高宗 賜岳飛批剗 卷 蘭千山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 寄存 00179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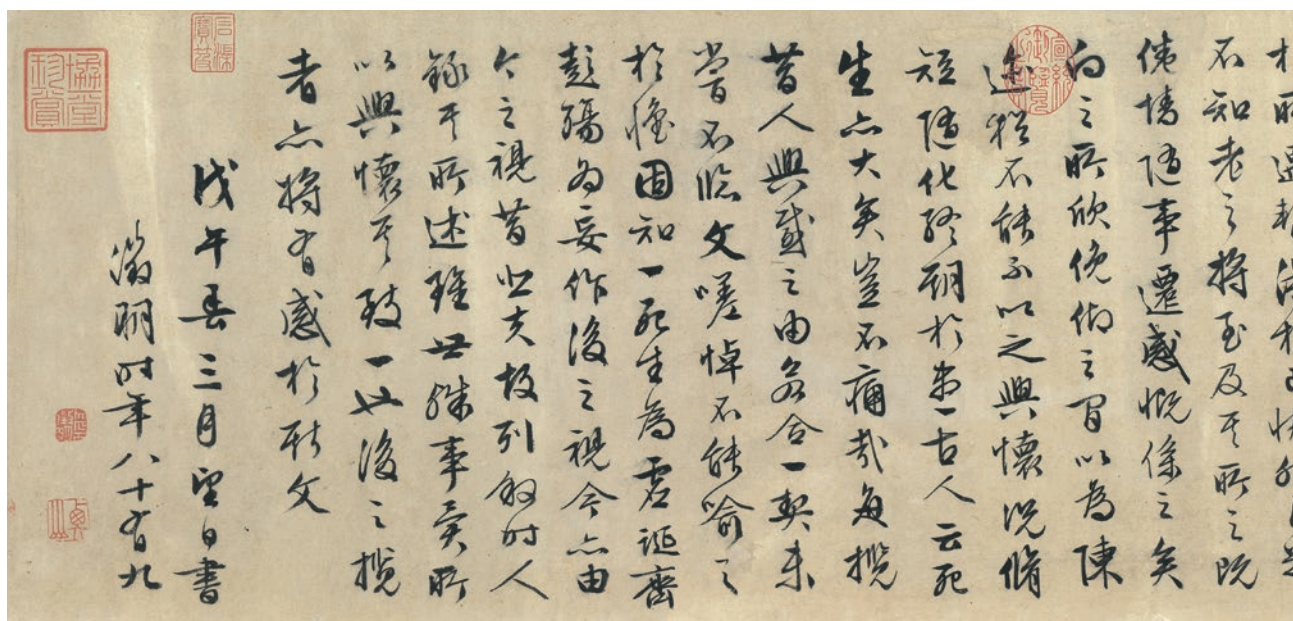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7 明 文徵明 書蘭亭敘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101

心想手追，未嘗對寫。雖各有意趣，未若此幅之天真多也。至大辛亥（1311）九月十日大都寓舍書，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趙孟頫。」明確表達出勤學苦練的書學態度，以及那份偶得天真的得意。⁹高超的書藝、大量的臨帖，連帶掀起一股「趙體」、「松雪體」的臨仿風潮，明代江東地區即達四百餘家。¹⁰院藏〈宋拓定武楔帖趙氏藏本〉卷拖尾的臨帖結字失當、用筆

纖弱無力，應當就是此一背景下所產生的偽作（圖6）。

文徵明（1470-1559）書藝、畫藝均受趙氏影響，對〈蘭亭序〉也是情有獨鍾，具體表現在臨、畫、刻帖與收藏之上。舉例來說，《停雲館法帖》收錄有薛紹彭（活動於十一世紀後半）的臨本。生平多次臨寫〈蘭亭序〉，明文徵明〈書蘭亭敘〉卷為其中之一，時年八十有九（圖7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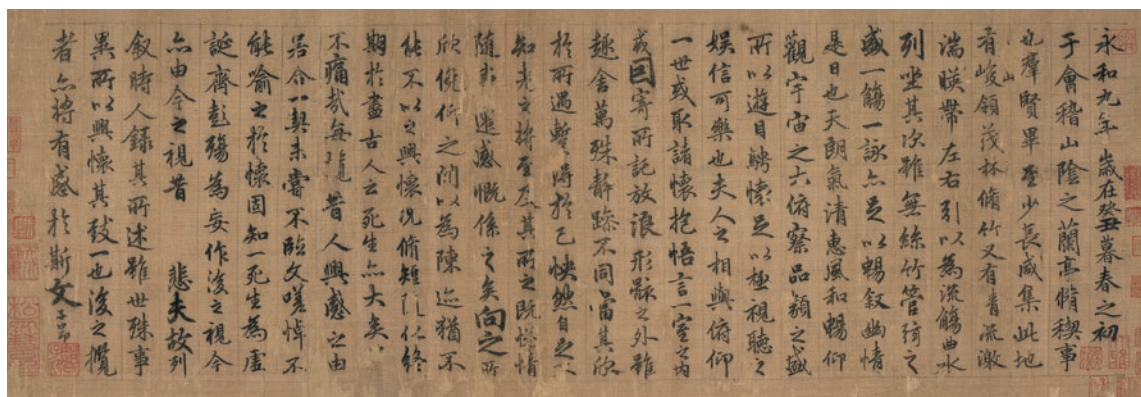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6 宋拓定武楔帖趙氏藏本 趙孟頫臨蘭亭序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帖 00000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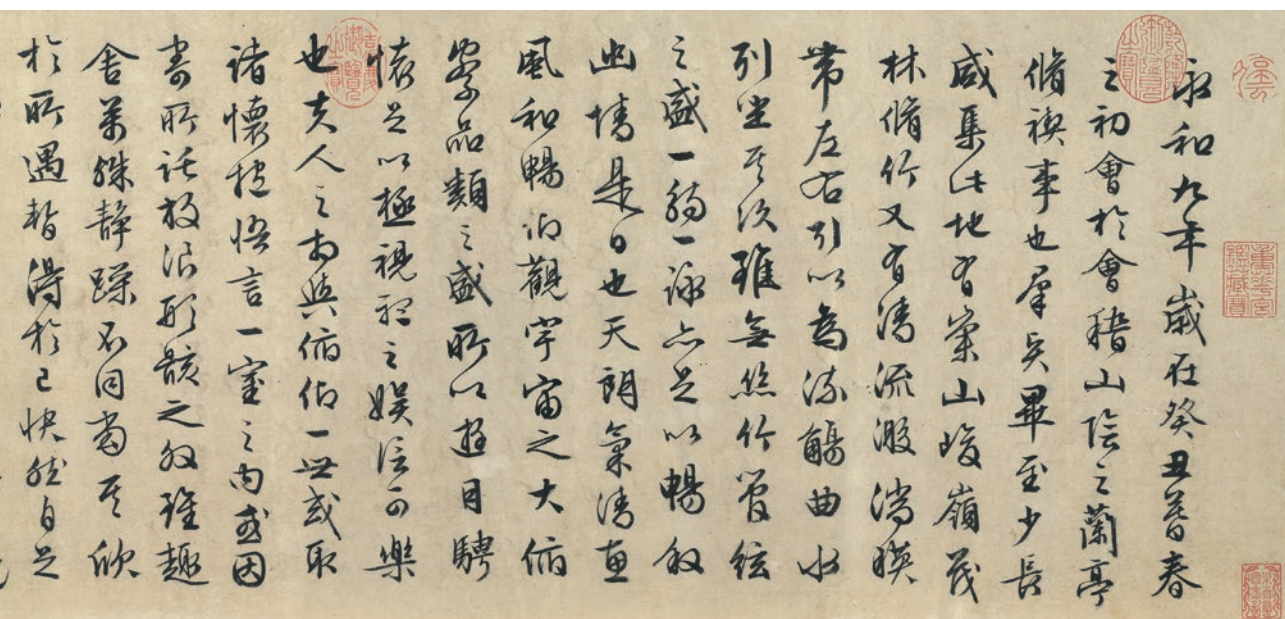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圖8 明 祝允明 蘭亭序書畫 卷 局部 遼寧省博物館藏 取自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，《中國古代書畫圖目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7，冊15，頁83。

此作「嶺」字寫法和傳祝允明本〈蘭亭序〉有關（圖8），均可上溯至米芾藏、張激（生卒年不詳）刻〈蘭亭序〉。¹¹ 值得注意的還有文氏曾彷彿蘭亭雅集情景作畫，並題寫〈蘭亭序〉全文，明文徵明〈蘭亭修禊圖〉軸即是（圖9）。然而畫作之真偽存有爭議，書畫合璧的來歷和意涵亦待未來闡明。

興起於松江華亭（今上海市松江區）的董其昌（1555-1636）也多次臨寫過〈蘭亭序〉，用功程度不下趙、文二氏，明董其昌〈臨褚遂良蘭亭敘〉冊可謂佳例（圖10）。顧襄遠（生卒年不詳）觀後曰：「董宗伯每歲上巳，輒臨禊帖一通，人間流傳無慮數十本。要其宗趣，褚法為多。」特別之處在於董氏認為臨帖之要在於活用〈蘭亭序〉的筆法、筆意，例如在臨寫〈天馬賦〉時就主張必須摻入〈蘭亭序〉的筆意，否則無法體會米書精髓所在，曰：「米元章好書天馬賦，賦亦沓拖少韻，獨以書傳。余所見三本，時復書之，即用米法，然非以禊帖運筆之意為之，終不得似也。（圖11）」

王文治（1730-1802）則是清代接觸〈蘭亭序〉極為深入，不可錯過的一位書法家。究其書學



圖9 明 文徵明 蘭亭修禊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331



圖 10 明 董其昌 臨褚遂良蘭亭敘 冊 局部 第 1 至 4 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227

來歷，可從院藏〈定武蘭亭真本〉卷之拖尾題跋獲知一二，曰：

余從事於蘭亭者三十年，從事於定武者二十餘年，年近六旬，始粗有入處。昨於查映山學使處見元吳炳藏本，旋又獲見靈巖山人此本，隨珠趙璧，接踵而至。殘年謫學，而翰墨良緣，若此之奢，豈非一段奇事耶。頃向山人借臨數日，覺書格頗有所進，正如佛光一照，

無量眾生發菩提心，益歎此帖之神妙不可思議也。歲在癸丑（1793）暮春之初。丹徒王文治觀并記（圖 12）。

此作恰巧和〈宋拓定武禊帖趙氏藏本〉卷題跋為同年之作，落款處似乎均有意識地寫作「歲在癸丑暮春之初」，令人莞爾（表三）。再者，明清之際楹聯的出現，充分將詩文與書法結合，蔚為流行。書家偶爾也會乘興擷取名帖中的單字挪寫到對聯之上。這些集字成聯的書作大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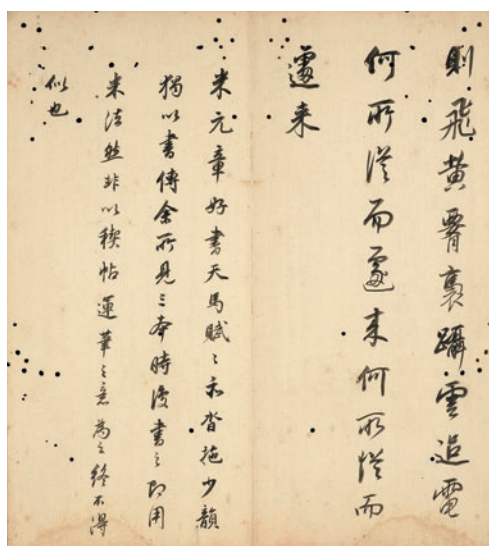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1 明 董其昌 書天馬賦 冊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21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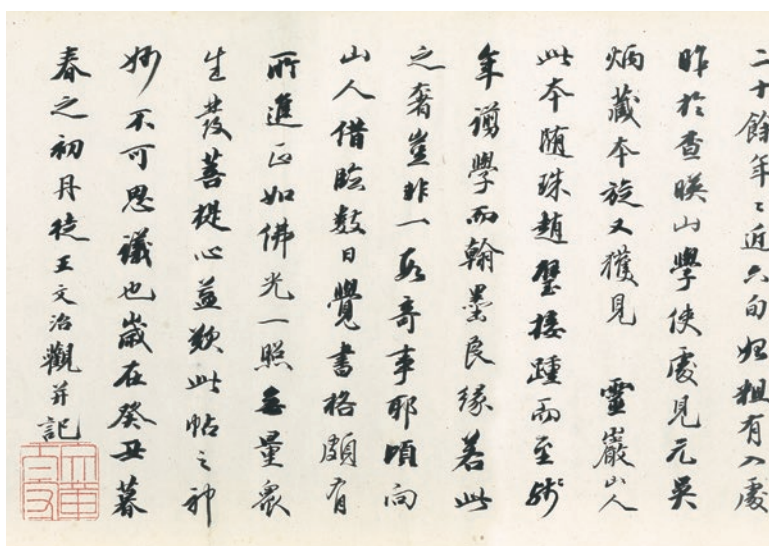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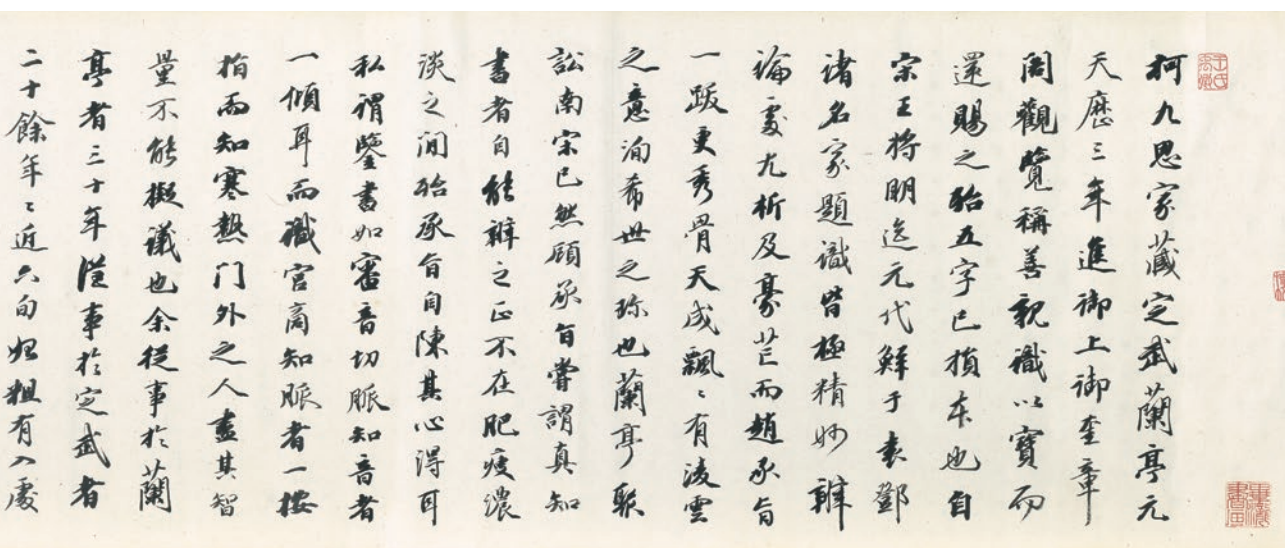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2 清 王文治 跋定武蘭亭真本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帖 000001

表三 〈定武蘭亭真本〉與〈宋拓定武契帖趙氏藏本〉的王文治款識

作者整理製表

	〈定武蘭亭真本〉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	〈定武蘭亭真本〉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	〈宋拓定武契帖趙氏藏本〉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歲在癸丑暮春之初			



文辭雅致，書法淳古，清王文治〈行書五言聯〉軸可為代表（圖 13）。

吳榮光（1773-1843），原名燦光，字殿垣，號荷屋，廣東南海縣人。觀其收藏，概以定武本〈蘭亭序〉為圭臬，嘗曰：「蘭亭墨寶，既入昭陵，自以定武本為無上正覺，故以冠其首。次錄蘇齋摹落水本，以證定武之真。又次方及古刻與唐臨本。」¹²曾經過眼王澐（1668-1743）書籤本〈宋搨五字不損真定武蘭亭敘〉卷、〈定武蘭亭趙子固落水本〉卷、高士奇書籤本〈宋搨定武蘭亭〉卷。書法文字亦受影響，院藏明倪元璐（1594-1644）〈書畫〉卷後方題跋之「崇」字被改寫成定武本〈蘭亭序〉特有的「崇」字（山字下方有三小點）（圖 14），此一風尚源自趙孟頫，吳氏襲之。對於所謂的游相本〈蘭亭序〉亦有研究，曰：「游丞相所集，余得見凡十二本，皆入晉府。改裝為卷者，內惟平原、永興二卷為最，然不及此本遠甚。」識見之廣，可見一斑。¹³



圖 13 清 王文治 行書五言聯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書 00108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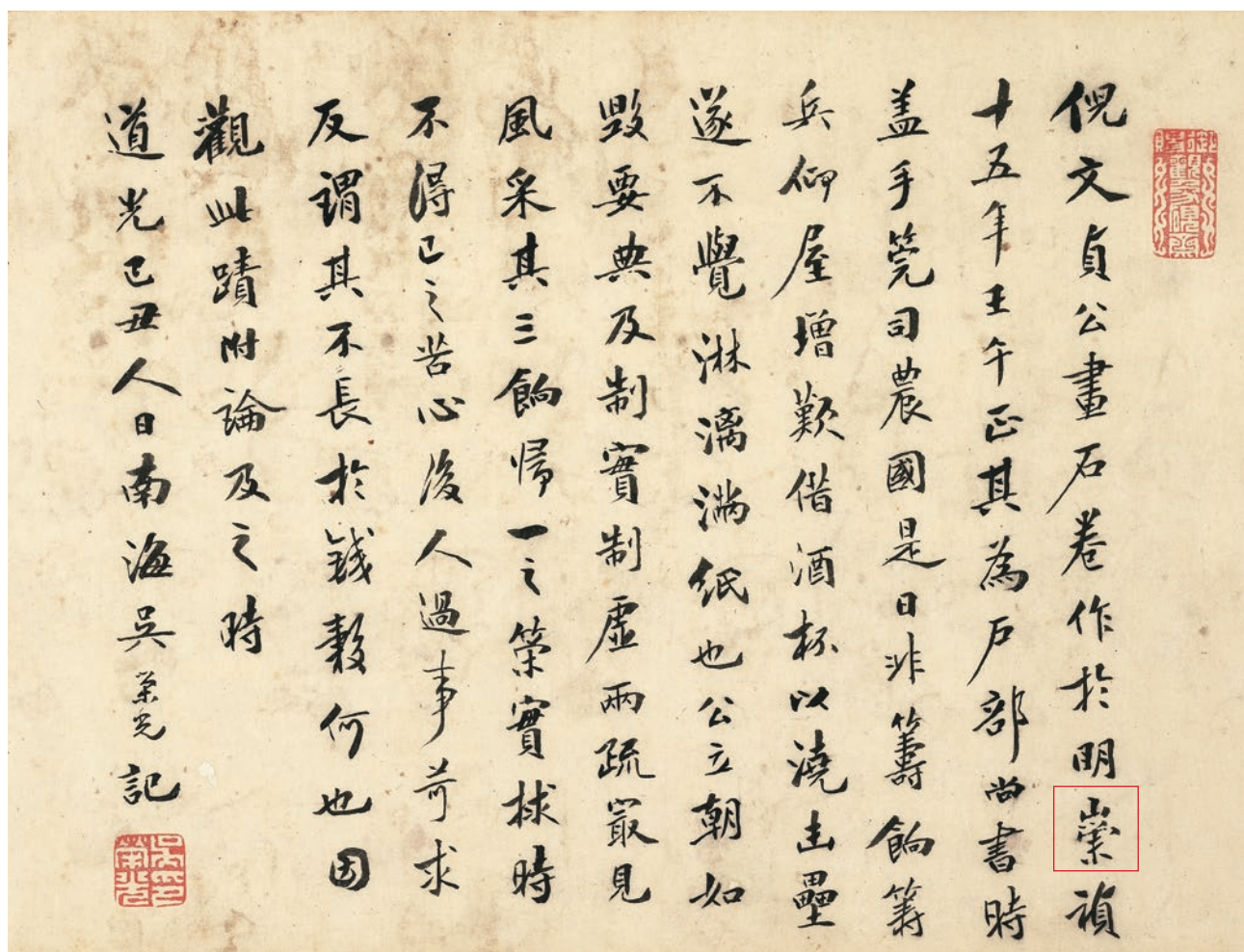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4 清 吳榮光 跋明倪文璐畫石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畫 000365 李石曾先生寄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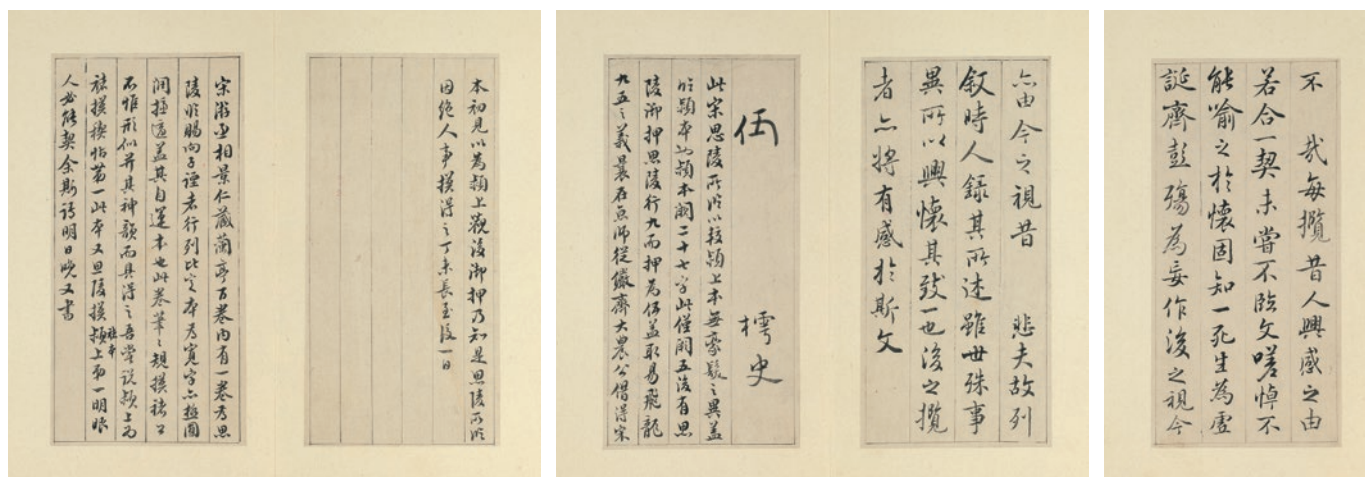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5 清 王澐 書積書巖帖（五十九） 冊 局部 臨宋高宗蘭亭詩序 第 1 至 5 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779

品鑑考著

文人雅士崇尚〈蘭亭序〉的表現，尚且涉及複雜的品評、鑑定、考據、著錄的學問，可以王澐、翁方綱（1733-1818）為代表。理由在於王氏、翁氏二人兼具文字書作可供比對，所以特別選出展陳介紹。

王澐《積書巖帖》博采衆長，¹⁴收錄〈蘭亭序〉臨帖有七，分別為〈臨落水本蘭亭詩序〉、〈臨褚遂良模蘭亭詩序〉、〈臨褚模蘭亭詩〉、〈臨陸東之書蘭亭詩〉、〈臨懷仁集王羲之書蘭亭後序〉、〈臨米臨蘭亭詩序〉、〈臨宋高宗蘭亭詩序〉。來歷之外，兼敘特色流傳。例如〈臨宋高宗蘭亭詩序〉本幅後方有兩段題跋，一曰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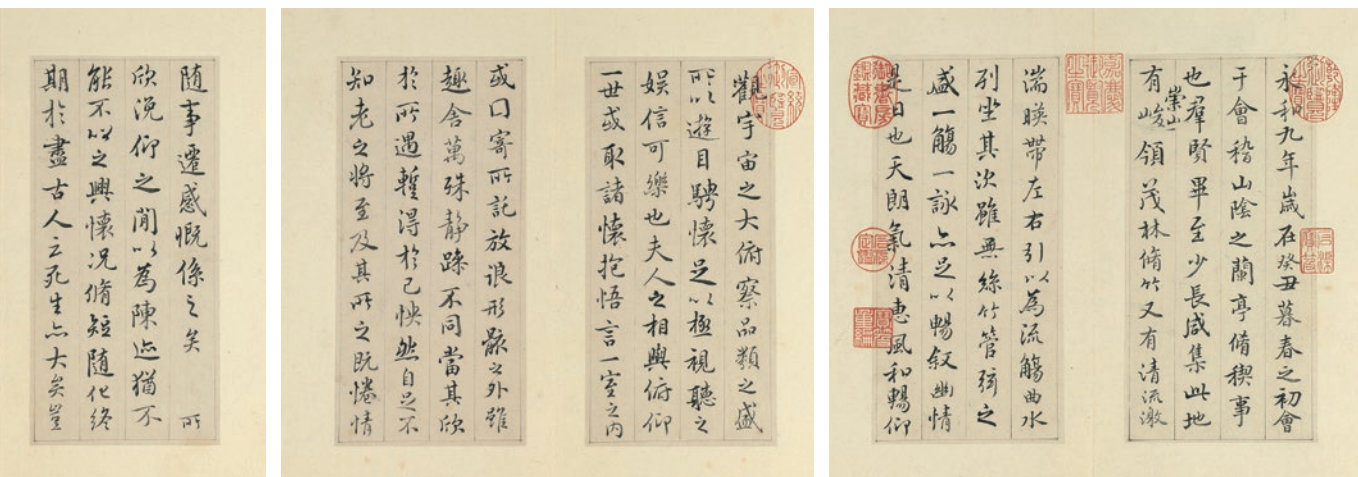
此宋思陵所臨，以較穎上本，無豪髮之異，蓋臨穎本也。穎本闕二十七字，此僅闕五，後有思陵御押。思陵行九而押為伍，蓋取易飛龍九五之義。曩在京師從儼齋大農公借得宋本，初見以為穎上，觀後御押，乃知是思陵所臨，因絕人事模得之。丁未（1727）長至後一日。

一曰：

宋游丞相景仁藏蘭亭百卷，內有一卷，為思陵臨賜向子諲者。行列比定本為寬，字亦極圓潤摠適，蓋其自運本也。此卷筆筆規模褚公，不惟形似，并其神韻而具得之。吾嘗說穎上為褚模稷帖第一，此本又思陵模穎上褚本第一，明眼人必能契余斯語。明日晚又書（圖15）。

由此可知宋高宗臨寫過穎上本〈蘭亭序〉，對臨之作用筆規模褚遂良（596-658），對於理解高宗的書學環境、書學淵源和書藝表現甚有助益。《竹雲題跋》亦有收錄，然未記年月，據此得以補上。¹⁵

翁方綱對於〈蘭亭序〉的熱忱，概可分成考據、刻帖、賦詩、應用四個面向探討。首先，翁氏撰有《蘇米齋蘭亭考》，內容詳實細緻，初脫稿時年僅四十三。嗜好摹刻，以落水本〈蘭亭序〉較為多見。¹⁶至於賦詩取向結合〈蘭亭序〉的風尚，北宋黃庭堅（1045-1105）可謂經典，曰：「俗書喜作蘭亭面，欲換凡骨無金丹。誰知洛陽楊風子，下筆卻到烏絲闌。」¹⁷而晉王



羲之〈蘭亭序墨拓本〉冊收錄定武本〈蘭亭序〉、唐褚遂良〈臨蘭亭序〉（小字註劉無言神龍本）兩種，後副葉處另有譚澤闓（1889-1948）謄抄翁氏針對神龍本〈蘭亭序〉吟詠的詩句，曰：「扁鋒馬式孰良工，懷字今看冀北空。不藉神龍書府印，果然羊簿出江東。（圖16）」事實上，本展標語也是援引自翁氏詩文，曰：「此帖尚疑蠟未乾，吾齋正有蘭亭癖。」¹⁸另外兩則題跋則是針對褚摹本〈蘭亭序〉和神龍本〈蘭亭序〉的考究心得。為方便閱讀，茲將全文抄錄如下。其一曰：

此本以胡若思頤庵集，及弇洲月烙諸跋，及孫伯觀碑帖考參合證之。其為北宋建中靖國初年劉無言手摹褚本無疑矣。弇州伯觀皆誤讀頤菴跋，不知西秦張氏所摹尚在劉無言所摹之後百四十年也。文休承所見項子京藏本，即豐南隅刻於烏鎮者。予今訪求其本，初見之以為神龍本之冠。今細核之，實在此本之下。今日世傳褚臨蘭亭，定當此本為第一。戊午冬（1798）十一月六日。方綱識。

其二曰：

此神龍蘭亭，遠在虛舟所見董玉靖本之上，尤妙在前後無貞觀神龍諸印記，可以一掃陳祭酒諸本之疑矣。昔余嘗撰神龍蘭亭考一卷以詳辯之，果能如此本，是又豈煩辯證為乎。即此一帖，已是甲觀耳。方綱識。

翁氏對北宋人劉無言（1070-?）手摹褚本〈蘭亭序〉讚不絕口，地位不僅在豐坊（1492-1563）刻製唐摹本〈蘭亭序〉之上（別稱神龍半印本，圖17），又為傅世緒臨〈蘭亭序〉第一，關鍵在於「懷」字的筆法，曰：「米老又云，懷字內折筆抹筆，皆轉側扁而見鋒，則他本所無，而獨此舊拓神龍本，後懷字果具折抹之筆，此其褚本之可驗者也。」¹⁹然從（表二）「激」字和（表四）「懷」字字形來看，研判亦是神龍本〈蘭亭序〉之屬，但又不若神龍本和唐摹本〈蘭亭序〉二者關係緊密。最後，翁氏也曾將定武本〈蘭亭序〉「崇」字特有的寫法應用到的寫作之上，王連起先生說：「翁氏凡書崇字，必在山下點三點。這個怪字在翁老先生的諸多墨蹟中屢屢出現，真可謂自為倉頡了！」²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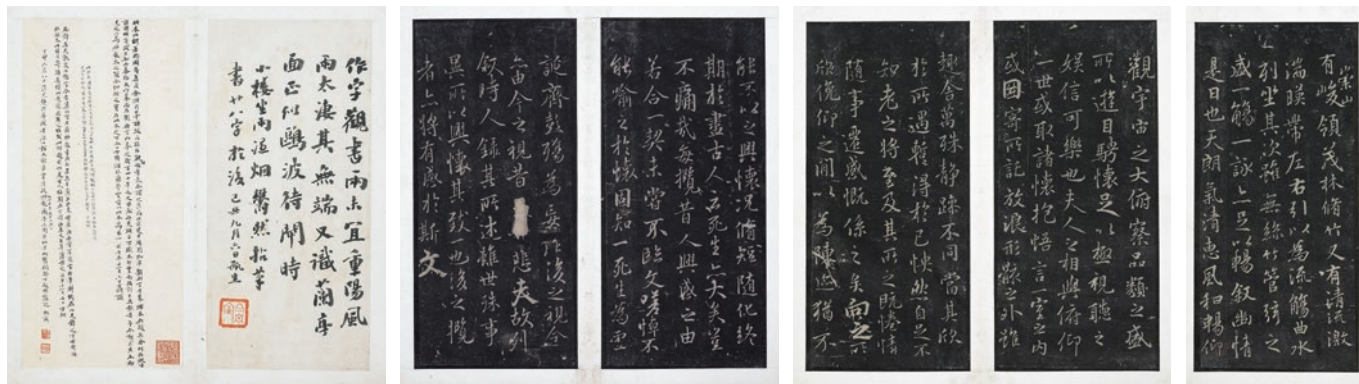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6 晉 王羲之 蘭亭序墨拓本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拓 00034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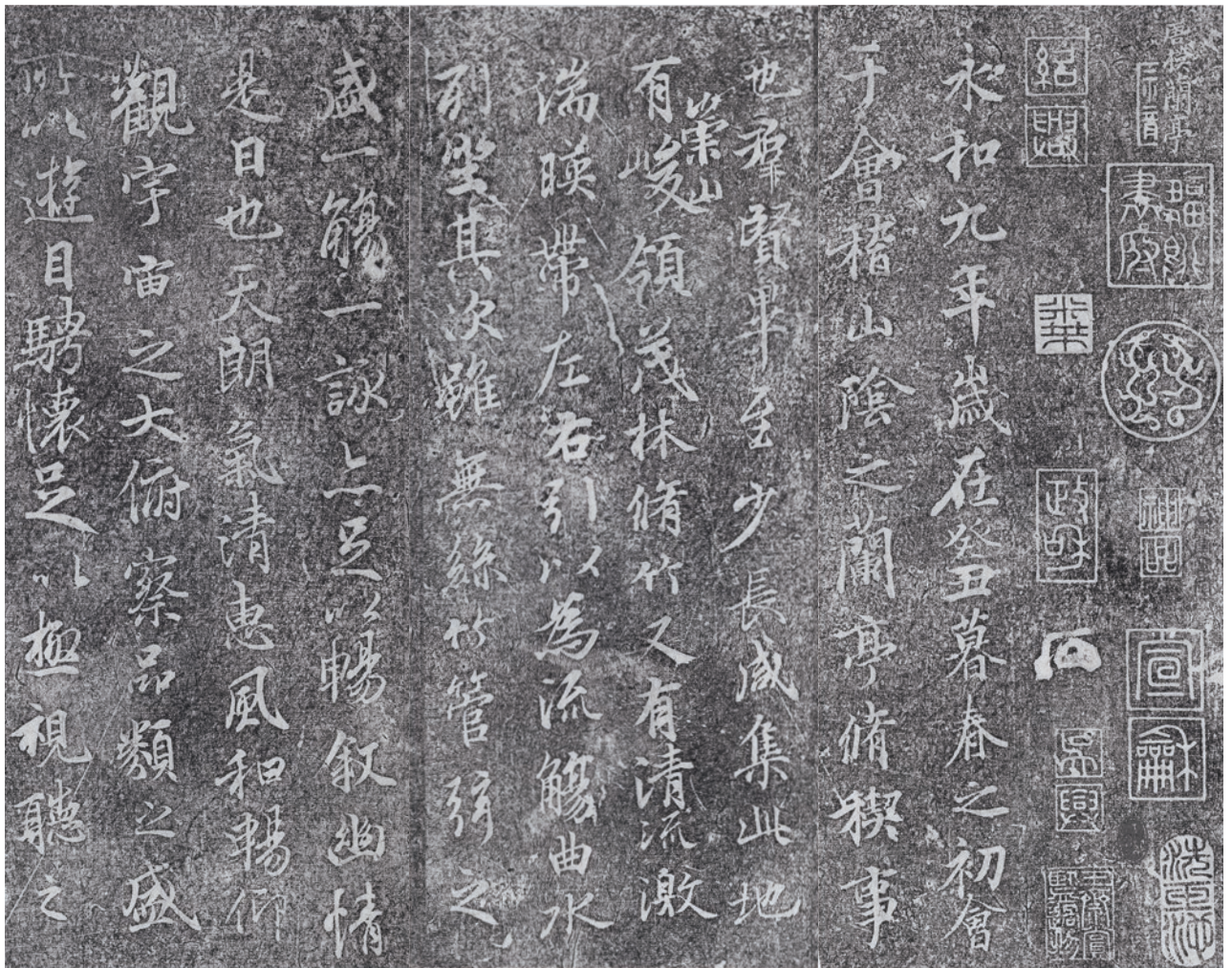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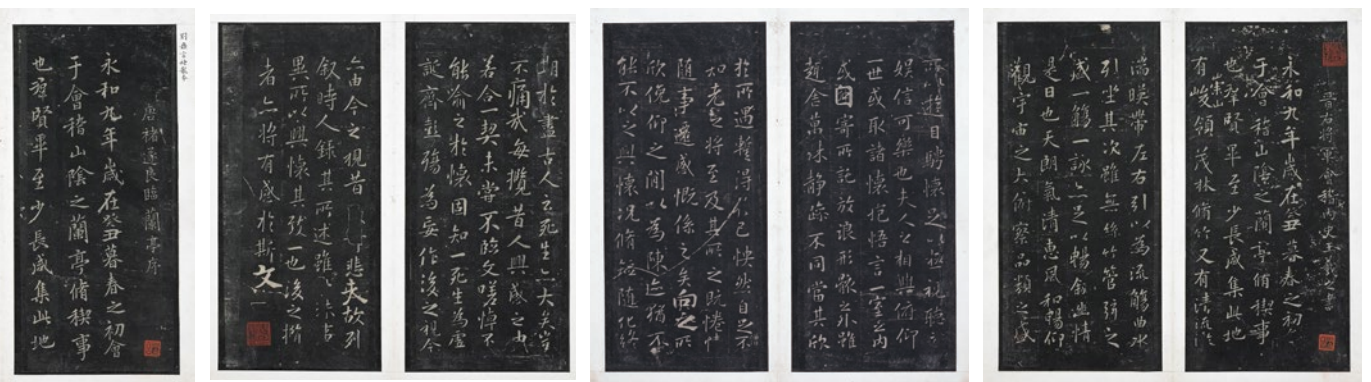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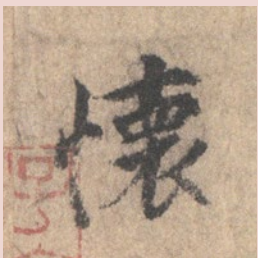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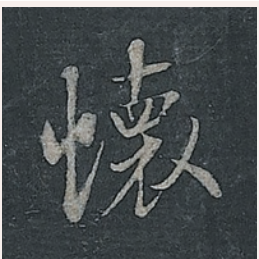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7 晉 王羲之 唐摹本蘭亭序 冊 局部 私人藏 取自伊藤滋，《墨法帖名拓選·王羲之蘭亭序》，東京：芸術新聞社（授權），2008，頁 10-12。



表四 翁方綱所舉褚本〈蘭亭序〉系統中的「懷」字

作者整理製表

	王羲之 《行書蘭亭序》卷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	馮承素 《行書摹蘭亭序》卷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	唐摹本 《蘭亭序》 私人藏	劉無言本 《蘭亭序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懷				
				
				
				
				

資料來源：北京故宮博物院二件館藏圖檔，取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編，《蘭亭圖典》，頁 30-31、34-35；唐摹本取自伊藤滋，《墨法帖名拓選·王羲之蘭亭序》，頁 12、13、15-17。

小結

作為唐太宗殉葬品的〈蘭亭序〉，是否就是羲之醉書那件手稿呢？擱筆之際，對此千古之謎仍舊納悶不已。欣慰的是，藉由探詢九位不同朝代、階層，各式各樣醉心〈蘭亭序〉的人為表現，得以稍稍領略那份執著、執迷的契

機與實踐，「天下法書第一」文化符號的光環和地位似乎也在無形中日益被鞏固、強化，迄今未止。

本文參考書目等多處承蒙何炎泉博士指導，謹致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

註釋：

1. (宋)趙構，《思陵翰墨志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4，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〔1782〕文淵閣本影印），冊 812，頁 431-432。
2. 章炳麟，《文學略說》，《國學略說》（香港：香港寰球文化服務社，1963），頁 196。
3. 毛萬寶，〈帝王接受：托起《蘭亭序》的文化地位（上）〉，《書法》，303 期（2014.12），頁 47-48。原文參見（唐）韋述，《敘書錄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冊 812，《法書要錄》，卷 4，頁 174。
4. 談晟廣，〈“賈氏園池”中的雅趣——南宋末年賈似道的藝術收藏和相關文化活動〉，《美術學報》，100 期（2017.1），頁 7-22。
5. (明)陳繼儒，《妮古錄》，收入《叢書集成初編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社，1985），冊 50，卷 1，頁 311。
6. (明)王世貞，〈古蘭亭選序〉，收入《文津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4，據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九年〔1784〕文津閣本影印），冊 1288，《弇州山人續稿》，卷 166，頁 301。
7. 王連起，〈關於《蘭亭序》的若干問題〉，《書法叢刊》，129 期（2012.5），頁 25。
8. (明)沈德符，《萬曆野獲編》，收入《元明史料筆記叢刊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），卷 26，〈玩具·定武蘭亭〉，頁 656。
9. 陳建志，〈心想手追——趙孟頫筆下的《定武蘭亭》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497 期（2024.8），頁 32-41。
10. 王連起，〈趙孟頫《與季宗源札》攷〉，《書法叢刊》，43 期（1995.8），頁 42。
11. 胡焰智，〈南宋張澈刻《蘭亭序》“領字從山本”考辨〉，《書法研究》，169 期（2023.1），頁 61-79。
12. (清)吳榮光，《辛丑銷夏記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，據南京圖書館藏清道光刻本影印），冊 1082，〈凡例〉，頁 441。
13. 陳建志，〈吳榮光之趙孟頫「大德間專師定武稊序」說小考〉，收入橫田恭三退職記念論文·書作集編集委員會，《蘇（和）——橫田恭三退職記念論文·書作集——〈CD-ROM 版〉》（東京：天來書院，2025），頁 56-60。
14. 何傳馨，〈王澐《積書巖帖》及其書學初探〉，《書海觀瀾 2：楹聯、帖學，書藝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（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、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，2008），頁 425-447。
15. (清)王澐，《竹雲題跋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冊 684，卷 4，〈宋高宗臨蘭亭〉，頁 703。
16. 徐晴、宋立，〈“吾齋正有蘭亭癖”——翁方綱定武《蘭亭》的收藏問題〉，《大學書法》，12 期（2021.4），頁 97-101。
17. (宋)黃庭堅，《豫章黃先生文集》，收入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集部》（上海：上海商務出版社，1922，據上海涵芬樓借嘉興沈氏藏宋氏軋道刊本影印），冊 205，卷 28，〈題楊凝式書〉，頁 16。
18. (清)翁方綱，《復初齋詩集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冊 1455，卷 60，〈薛道祖墨蹟〉，頁 233。
19. (清)翁方綱，《蘇米齋蘭亭考》，收入《叢書集成簡編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出版社，1965，據粵雅叢書本影印），冊 491，卷 2，〈神龍蘭亭考〉，頁 25。
20. 王連起，〈定武蘭亭吳炳本、獨孤本考略〉，《書法叢刊》，91 期（2006.3），頁 24。